

# 評1964年美帝国主义經濟状况

吳 紀 先

1964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年。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竞选运动中，美国总统约翰逊及其喽啰们大肆吹嘘美国经济的“繁荣”。在竞选期间，约翰逊对美国“选民”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在我为你们服务的十个月中，我们的繁荣继续保持不断”。<sup>①</sup> 在当选上台后，约翰逊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又说什么“我们正处在一切国家历史上的经济福利的最大高涨中”，什么“美国经济继续享受繁荣”。<sup>②</sup> 垄断资产阶级的辯护士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为美国统治集团帮腔，例如曾得肯尼迪寵视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萨缪尔逊附和说：“我认为美国经济，总的说来，是处在异常美好的状态中”。<sup>③</sup>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本文试图根据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资料，对美国1964年经济的真相，作一初步的揭露。

## 劳动人民苦难的加深

儘管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及其策士们大肆宣扬美国经济的“高度繁荣”，对美国劳动人民来说，1964年仍然是贫困的一年。首先，从失业人数来看，据官方统计，完全失业人数全年平均仍在400万人以上，占民用劳动力的5%以上。但大家知道，美国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是不真实的。为了压低失业人数，美国官方在编制失业统计时，玩弄了种种欺骗性的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把长期找不到职业而暂时放弃寻找工作者，不列入失业范围之内。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尔于去年六月间供认“当就业机会变得较好时，我们认为将有大约100万人重新回到劳动力中来”<sup>④</sup>，而美国参议院“就业和人力小组委员会”估计如加上因长期找不到职业而暂时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数，则全部失业率将增加2%<sup>⑤</sup>，也就是说，这类应列入而未列入失业统计的人数约达148万人，而不是如海勒尔所估计的100万人。此外，美国失业统计中还不包括名义上保有业职，但实际上已不上班，也不领取工资的人，以及每年只干活几个月的季节性农业流动工人。还有因找不到正常工作而做一些小买卖或小手艺、在街头流浪、与乞讨相差无几的人则被列为“自立谋生”的人，而不算作失业者。如果把所有排斥在失业统计之外而实际上也是失业者的人都包括在内，1964年美国失业率据估计在10%以上，或接近800万人。不仅如此，还有“半失业”者，据统计，1964年1—4月，每周工作1—14小时

① 《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4年11月2日。

② 196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③ 《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14日。

④ 《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4年6月29日。

⑤ 《經濟札記》1964年6月，第3頁。

的，有410万人，他们的处境与完全失业者相差无几<sup>①</sup>，而每周工作15—34小时的，约有900多万人<sup>②</sup>。如加上这些半失业者，则共形成了2,100万人的失业和半失业者的庞大队伍，他们在1964年继续在饥饿线上挣扎并在精神上受到无限的折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青年失业现象，特别严重。约翰逊于1964年12月初也供认：“总的说来，我们的失业率是5%……但不满二十岁的青年的失业率几乎高出2倍——达到14.5%，而在我们的劳动力中不满二十岁的非白人（主要指黑人——作者）的失业率达到几乎难以置信的30%”。<sup>③</sup>在五十年代上半期，青年失业率比全国失业率高一倍多一些，其中白人青年和黑人青年的失业率相差不远。到了1963年，白人青年失业率增至14%，黑人青年失业率增至25.4%，而1964年这个比率又有了增加，两者的差距也更为扩大。由此可见近年来，美国失业的重担已越来越沉重地落到青年、特别是黑人青年的身上了。显然，对于美国人数众多的失业大军、特别是青年失业大军而言，说1964年是一个“繁荣年”，那是无上的讽刺。

在美国，不仅失业现象依然严重，而且许多名义上在业的劳动人民，收入十分微薄，不足以维持本人和家庭的最低限度的生活。去年，约翰逊在“人力咨文”中供认美国有3,600万人处在赤贫状态<sup>④</sup>。但据前总统经济顾问凯塞林早些时候的估计，美国贫困人口有7,7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可见约翰逊供认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

正由于美国广大人民处境恶劣，大量青年失业，身心受到种种的折磨。所以，这一年，一方面美国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展开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找不到出路的青年被迫自杀。据去年统计，最近十年来美国15—19岁青年的自杀率比前十年提高了50%，而20—24岁青年的自杀率则提高了25%。还有美国的“犯罪率”，本来是很高的，近年来更是上升。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在一定程度内也与人民生活的恶化，特别是青年生活的恶化，有密切联系的。据联邦调查局材料，1963年的“犯罪率”比1962年增加10%，而1964年1—9月，“犯罪率”又增加了13%，其中郊区“犯罪率”增加20%，城市增加12%，而农村增加8%<sup>⑤</sup>。试问：如果美国人民真是安居乐业，象美国官方所宣扬的那样，享受着“高度的繁荣”，为什么自杀率和犯罪率还继续显著地增长呢？

## 垄断资本势力的膨胀

在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美国垄断资本在1964年诚然获得了片面的所谓“繁荣”。首先，从工业生产方面看，美国联邦准备局所编制的工业生产指数从1963年12月的127（1957—

① 孟用潛：《美国发生一次新的經濟危机的条件正在成熟》，《世界知識》1965年第2期。

② 196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③ 1964年12月2日約翰遜在華盛頓工商業顧問委員會上的演說，轉引自《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1964年12月14日。

④ 轉引自孟用潛：《內外交困的約翰遜政府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国际問題研究》1965年第1期。

⑤ 《美国新聞和世界報道》1964年12月14日。

1959年=100)增至1964年12月的137，计增长7.8%。<sup>①</sup>这个指数带有显著的偏高倾向<sup>②</sup>，故工业生产实际增长率要比这个百分率小得多。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吹嘘美国从1960—1961年经济危机后，从1961年2月算起，工业生产已经历了差不多四年的上升时期，似乎这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史上的较长的上升阶段。实际上，在这四年期间，官方的工业生产指数，除了从1961年2月至12月从上次危机的最低点出发，表现了逐步的回升外，从1962年7月至1963年2月几乎有八个月盘旋于119到120之间，而从1963年7月至11月，又有五个月盘旋于126.5至126.7之间。<sup>③</sup>可见所谓四年不断的上升实际上包含了1962和1963两年中出现的两次停滞，根本不是什么连续的增长。

其实，在1964年显著增长的，倒不是生产，而是资本家的利润。据官方偏低的统计，去年纳税后的公司利润共计320亿美元，较1963年的267亿美元增加了19.9%，较1962年的250亿美元增加了28%<sup>④</sup>，而最近三年的公司利润额每年都突破了过去的纪录<sup>⑤</sup>。利润的增长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加强。试以美国经济中主要生产部门，加工工业为例，从1963年9月至1964年9月，加工工业的生产增加了6.7%，而加工工业中“生产”工人的工资总额仅增加了6.1%。我们没有看到加工工业的利润数字。但全国的纳税前公司利润从1963年第3季度至1964年第3季度增加了13%，而纳税后公司利润则增加了19.8%<sup>⑥</sup>。这两个数字大体上可以反映加工工业中的利润增长率，所以很明显，利润的增长率大大地超过了工资总额的增长率。由此可以推断一年来，美国工业中对工人的剥削率，也就是剩余价值率大大地提高了<sup>⑦</sup>。

随着利润的增加，各公司分配给股东的红利也增加了。据公开的材料，1964年1—8月间，各公司分配给股东的红利现款达到99亿美元，比1963年同期增加了9%。又据报道，去年11月间有244家公司提高了红利率，而在1963年11月间，只有184家公司提高红利率；在同月，分配额外红利现款的公司有331家，而在1963年11月，则只有311家<sup>⑧</sup>。

1964年之所以在美国暂时没有出现生产停滞或甚至下降的现象，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公然“归功”于1962年实行的扩大加速折旧法和1964年实行的减税法，因为这两个税法对私人资本的积累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估计，由于实行了扩大加速折旧法，美国公司的设备约有70—80%可享受加速折旧的待遇，从而在1964年可少缴所得税25亿美元<sup>⑨</sup>。折

① 季节调整过的月度数字。1963年12月数字，见《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2月号；1964年12月数字，见《苏联商情公报》1965年1月23日。

② 见本刊本期所载朱景尧同志的《美国联邦准备工业生产指数批判》一文。

③ 《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64年11月号。

④ 1964年全年数字，见1965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的“经济咨文”，其余数字见《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号。

⑤ 由于资本家采用各种手段，隐瞒利润，美国政府发表的公司利润数字是极不可信的。在五十年代，有人估计，美国企业所隐瞒的利润至少相当于所公布的“纳税后公司利润”额的65%（见崔尔林，彼得洛夫等著：《资产阶级统计如何掩盖真相》，财经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但我们在这里只是以历年来数字作比较，所以，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发展的趋向的。

⑥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号。

⑦ 公司利润额一般要小于剩余价值，但利润额的历年变动大体上也反映剩余价值的变动。

⑧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14日。

⑨ 《商情近况概览》1964年3月号。

旧基金既然增加，以更新固定资本为名的投资当然也随着有所增长。至于1964年的減稅法，儘管美国官方大肆宣传这个稅法对增加个人收入、提高人民消费能力所起的作用，但实际上，即使据官方的估计，“中、下级收入阶层”的居民按照这个稅法所減繳的稅款仅相当于他们收入的2.5%到3.5%，而“高级收入阶层”在2—5万美元之间的，所減繳的稅款約相当于他们收入的4.5%，在5万美元以上的，所減繳的稅款約达他们收入的7%。所谓“中下级收入阶层”大部分包括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而“高级收入阶层”主要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高级收入阶层”的收入既大，他们所減繳的稅款大部分当然不是用来增加个人消费，而是用来进行各种投资，追逐更多的利润的。不仅如此，1964年的減稅法还包括削減公司所得稅。据官方估计，減繳的公司所得稅在1964年約达15亿美元<sup>①</sup>。因此，实行減稅法的结果，也促进了私人资本的积累。从另一方面看，随着资本家減繳租稅，美国政府并没有相应地縮減预算支出，相反地，美国联邦预算支出近年来连年创造战后的纪录，1962/63年度支出总数为926亿美元，较上年度增加48亿美元，而1963/64和1964/65年度更分別增至977和973亿美元。预算赤字也增加了，1961/62和1962/63年度分別达64亿和63亿美元，而1963/64年度为83亿美元<sup>②</sup>。因之，资本家減激租稅的结果，使美国广大人民不仅要相对地负担較大的租稅份額，而且还要进一步承受财政赤字所造成的通貨膨胀损失。此外，加速折旧，通过人为地提高成本，还会提高产品售价，从而又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因之，上述两个稅法鲜明地说明了美国垄断资本近年已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控制的国家政权，通过財政措施来加紧掠夺广大人民的财富，借以扩大自己的利润，加速自己的资本积累。但垄断资本对广大人民掠夺的加强也必然会加剧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所以，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两个稅法所产生的效果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一些，清算的日子很快地就会到来的。这一点我们在下节就可以看到。

随着利润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加强，资本积聚和集中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主要经济部门 加工工业中，在战前1939年，拥有资产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0.9%，而占有公司资产总额的61.6%。战后1947年，拥有产資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占公司总数的1.2%，而占有公司资产总额的65.6%。到了1963年。相应的百分率分别为1.15%和82%<sup>③</sup>。可见，大公司资产所占的比重已越来越扩大了。这种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向，到1964年继续有所发展。据美国司法部的資料，从去年年初到11月初，共登记了1,364次公司合併，比1963年同期增加了50%。华尔街杂志指出：“(合併)激增的原因是众多的，但经济学家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公司保險柜中创记录的资金，这些资金是由优厚的賺錢額和巨額的折旧提存所造成的。”<sup>④</sup> 联邦貿易委员会的一个 经济学家缪勒尔也说：目前“历史性的合併运动在其持续的时间上、所合併的商号家数上、和资产总值上，可能都显著地超过了以前历次的合併运动。而且目前的运动虽已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但它显然还没有走完它的路程。

① 《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3月号。这两个数字是在1964年春季估計的，看来是偏低的。

② 《經濟指标》1964年10月号。

③ 《經濟札記》1964年7月号。

④ 轉引自《經濟札記》1964年12月号。

相反地，各种经济条件的汇影响可能会把它推进到更高的水平上去”<sup>①</sup>。在这里必须指出：儘管合併运动的增长表明大公司吞併中小公司过程的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垄断正在逐步消灭竞争。事实上，在美国，新创立的中小规模公司继续不断地出现，而大公司间的竞争也仍然是十分剧烈的。除了争夺市场斗争外，掌握大公司的各垄断资本集团在华盛顿的政治交易场所，也仍然常常因分赃不均而闹得不可开交。

综上所述，可见在1964年一年中，垄断资本集团确是发了不少的财，并且通过合併等形式相对地扩大了它们的经济势力。我们现在要问：这种“好光景”到底能维持多久呢？就是在号称“繁荣”的岁月里，垄断资本真的过着平安无事的日子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

### 周期性经济危机条件的逐渐成熟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发展是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制约的。因此，在周期中，高涨阶段每次总是孕育着危机的条件。这些条件的成熟必然导致危机的爆发。所以，在周期中，高涨总是危机的前夜。美国最近几年来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超越这个规律性。去年一年的情况正表明美国的一次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在逐渐成熟中。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中看到明显的迹象。

首先，从生产能力的增长来看，近年来，随着公司利润的大量增长，固定资本投资大大增加了。以1961年与1964年相比，纳税后的公司利润从219亿美元增至320亿美元，计增加46.1%；固定资本投资（即厂房、设备的投资）从343.7亿美元增至442.1亿美元，计增加28.6%。在上两次的周期中，固定资本投资在1954—1957年间平均每年达318.9亿美元，而在1958—1960年间平均每年达329.2亿美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3.2%。在最近的1961—1964年间，固定资本投资平均每年达387.8亿美元，比1958—1960年间增加了17.8%<sup>②</sup>。可见最近四年来自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增长率已大大地超过了上次周期中的增长率。固定资本的巨额增长不能不使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设备能力过剩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去年初，美国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曾承认在加工工业中有13%的生产能力被闲置起来<sup>③</sup>，而到了去年第3季度，仍有12%没有开工<sup>④</sup>。这两个数字是被官方大大缩小了的，但从这里也可看到即使在所谓“繁荣”阶段，设备能力过剩的百分率还是相当高的。

其次，从市场容量的变动看，据官方所编的国民生产统计，1964年第3季度的全国工薪和其他“劳动”收入，再加上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等收入，共计3,865亿美元，较1963年第3季度增加225亿美元，也就是6.2%，而在同期内全国物质生产却增加了235亿美元，也就是8.1%<sup>⑤</sup>。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统计中模糊剥削收入和劳动人民工资收入的界线，上述的数

① 《经济札记》1964年7月号。

② 据《经济指标》1964年10月号的数字计算得出的。

③ 《经济札记》1964年4月号。

④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号，第1518页。

⑤ 《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11月号，第31页。

字包含着许多杂乱的内容和虚假的成分，但以两个时期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市场容量相对后落于生产的情况。

本来，广大人民的购买力落后于生产，在美国已老早成为尖锐的问题。为了避免商品的大量积压和增加利润，美国垄断资本广泛地求助于扩大消费者信贷。去年，美国消费者信贷继续增长。从1963年底到1964年10月底，消费者信贷的结存额从699亿美元增至739亿美元，计增加40亿美元，比1962和1963两年的同期的增加额分别多出11亿和0.7亿美元<sup>①</sup>。由于消费者信贷和各种抵押借款的不断增加，全国私人债务到去年年底已达3,780亿美元<sup>②</sup>，较1963年底的3,507.9亿美元<sup>③</sup>增加了272.1亿美元。而据估计，1964年第4季度的国民生产毛值，经过季节调整后，比1963年第4季度，按年率计算，增加不过350亿美元<sup>④</sup>。这就是说，去年美国私人债务的增加额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值增加额的78%。目前，美国有70%的家庭负有这种私人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一般占纳税后收入的21%<sup>⑤</sup>。美国消费者信贷实际上是变相的高利贷。消费者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赊购商品，实际上要负担隐藏在货价中的高额利息。据去年美国的一个私人团体调查，消费者信贷所收取的利息，折成年利，实际上要达到14.4%到45%<sup>⑥</sup>。在这样的重利盘剥下，美国人民一旦陷入消费者信贷的罗网后，寅吃卯粮，越陷越深，许多人甚至最后被迫宣布破产。因此，从长期看，消费者信贷的结果是缩小人民的购买力，而不是扩大人民的购买力，而美国垄断资本依靠消费者信贷办法来人为地扩大销售市场，不过饮鸩止渴，暂时推迟不可避免的清算日子的到来罢了。

在房屋方面，儘管在各城市，为数众多的劳动人民住在拥挤不堪和破烂污秽的贫民窟中，甚至还有不少的劳动人民没有房子住而流浪街头，但高楼大厦以及现代化的公寓房子因租不出去而空闲的，却越来越多。不久前，印第阿波里斯的一个银行家说：“许多城市的地产业是一片混乱。在建筑业中的人们正在继续盖起越来越多的房子而使问题复杂化。我们在印第阿波里斯有许多公寓将年复一年地租不出去”。其他各州如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肯塔基、威斯康辛、坦纳西、明尼苏达等也有类似的报导<sup>⑦</sup>。由此可见，生产和市场的矛盾不仅在工业中表现得十分尖锐，而且在建筑业中更是如此。

正是由于市场份额相对地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生产过剩的现象到了1964年最后几个月已逐渐明显起来了。美国企业（制造厂家、批发商和零售商合计）积压的存货到1964年9月底已达1,071.6亿美元，较1963年底增加了20.4亿美元<sup>⑧</sup>。加工工业中耐用品新订货额已从1964年7月的213亿美元下降至11月的194亿美元<sup>⑨</sup>，比同年1月还低。加工工业中

①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号；1963年1月号

② 孟用潛：《美国发生一新的經濟危机的条件正在成熟》《世界知識》1965年2期。

③ 据《联邦准备公报》数字計算。

④ 1964年度第4季度数字，据《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5年1月4日；1963年度第3季度数字，据《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10月号。

⑤ 孟用潛：《美国发生一新的經濟危机的条件正在成熟》，《世界知識》1965年2期。

⑥ 《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7日。

⑦ 《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14日。

⑧ 《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64年11月号。

⑨ 轉引自霍华德·尼科耳森：《对經濟前景的估計：衰退、稳定、还是上升？》，《华尔街杂志》1965年1月9日。

耐用品生产是美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门，它最敏锐地反映市场的变化。所以，加工工业中耐用品新订货额的下降预示着工业生产的增长已接近了限度。此外，从1964年年初起，建筑合同额已较1963年第4季度有下降之势，而到了下半年，这种下降趋势，更为加强。如以1957—59年为100，建筑合同额指数已从1963年12月的148下降至1964年10月的136。<sup>①</sup>从这些初步的指标，已可看出美国这次周期中的生产畸形增长已快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 农业危机的加深和美元地位的恶化

如果说1964年，美国不稳定的经济正处在一次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前夜的话，那么，作为美国经济中长期痼疾的农业危机和美元危机仍然在1964年处于严重的状态。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47年起美国农业就陷入了长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之中。对美国农业来说，1964年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善。据估计，去年美国农坊主的净收入约达126亿美元，比1963年的130亿美元减少了4亿美元，比1962年的132亿美元减少了6亿美元<sup>②</sup>。显然，农坊主净收入的减少不是由于农业产量的下降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跌落。据估计，去年农作物收成不好，比1963年下降了3%，但牲畜产品的生产则比1963年增长了3%。在美国，牲畜产品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农作物所占的比重，故去年美国农业生产，总的说来，并没有下降。但农产品价格却继续跌落。尽管美国政府为了农业中大资本家和经营农产品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继续拨出巨款实行“价格支持”和缩减播种面积的措施，但农坊主出售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如以1910—1914年为100，1963年全年平均为243，同年10月为242，而到1964年10月则下降至236，其中农作物价格从1963年全年平均的237和同年10月的235，下降至1964年10月的232<sup>③</sup>。从另一方面看，尽管美国去年农作物收成不好，美国主要农作物的积存量较前年却有增加。玉米的积存量在1963年9月底为13.5亿蒲式耳，而到了1964年9月底已增至15.1亿蒲式耳<sup>④</sup>。棉花的积存量在1963年9月底为243万包，而1964年9月底已增至259.7万包<sup>⑤</sup>。仅小麦的积存量较前年有所减少，从1963年9月底的19.4亿蒲式耳减至1964年9月的18.06亿蒲式耳，但这是由去年上半年美国加紧对外抛售剩余农产品，其中包括向苏联和东欧某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销售大量小麦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sup>⑥</sup>，并非由于美国国内的小麦产销关系有所变化。农产品价格的继续跌落和积存量的继续增加都表明美国长期性农业生产过剩情况非但没有丝毫改善，而且更是恶化了。必须指出，尽管美国仍有大量农产品积压起来，但同时却有许多人饿着肚子。也正因为许多人饿着肚子，买不起农产品，农产品才大量积压起来。约翰逊在去年的“农业咨文”中供认：“有600万贫困的美国

①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号。

② 《苏联商情公报》1965年1月7日。

③ 《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64年11月号。

④ 本年的玉米收获量要至10月才上报，故这里所引用的数字，是上年收获的结果，见《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11月号。

⑤ 《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11月号。

⑥ 在1964年1—4月間，美国向苏联和东欧某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出售小麦6,200万蒲式耳，见《商情近况概覽》1964年5月号，第3頁。

人接受分配剩余农产品”①。实际上，美国政府对“贫困的美国人”分配剩余农产品，是对美国人民的一种欺骗手段，同时，又是对美国劳动者的一种侮辱。美国政府所“分配”的剩余农产品，常常是一些次品，甚至还有已霉烂的，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够满足个人的需要。所以，美国目前一方面有大量的农产品剩余，另一方面有许多人买不起粮食，生活无着，而政府的所谓“救济”仍然不能使人吃饱肚子。这一幅荒谬的图景是对美国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有力的控诉。

除了农业危机外，美元地位的恶化是美国经济中多年不治之症。从国内方面看，导致美元地位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长期的通货膨胀。我们知道，战后历年来，美国的国家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这是由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实行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所造成的。最近两个财政年度的联邦预算赤字是十分巨大的：1963/64年度达83亿美元，而1964/65年度估计将达63亿美元②。长期以来，美国国家财政的赤字主要是靠发行公债来弥补的。联邦政府的公债总额到1964年10月底已达3,165亿美元③，较1963年底又增加了44亿美元。除了公债增加引起通货膨胀外，消费者信贷和私人抵押借款的增加也起了膨胀信用的作用。在战后长期的通货膨胀下，美元的国内购买力从1934年（即美元贬值至每盎斯黄金合35美元的那一年）算起，到1964年9月，即使以官方压低了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计算，已下降了57%；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即1945年算起，也下降了43%。如果考虑到美国官方的物价指数是严重地偏低的，那么，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当远不止此数。美元购买力的下降不能不动摇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并使美国政府维持美元合黄金的官定比价越来越感到困难，而近年来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加剧又使美元地位更为恶化。

促使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的，除了美元本身的对外信用动摇外，还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美国商品输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上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商品出口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从1947年的32.4%下降至1963年的17.1%④。二是美国垄断资本对外侵略和扩张所引起的庞大的对外开支。这主要包括对外“援助”、对外军事开支和私人资本输出等项目。从1958年起，美国国际收支就连年出现巨额的逆差。去年上半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曾稍见减少，于是美国统治集团沾沾自喜，似乎觉得美国政府所实施的一些扩张出口贸易、“撙节外汇开支”办法已奏功效。其实，那时逆差之所以减少主要是由一些特殊原因所造成的，如上述的美国对苏联和东欧某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输出，美国私人国外投资剥削所得大量汇回国内等等⑤，而不是由于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有什么根本性的好转。就以国际收支中一个重要项目出口贸易来说，去年美国加紧商品出口的结果使出口总值在绝对额上有所增加，但据1964年上半年的统计，美国出口总值在世界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与1963年

① 转引自李琮：《当前美国的农业危机》，《新建设》1964年10—11期。

② 美国总统1965/66年度预算咨文，转引自196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③ 《基本经济统计手册》1964年11月号。

④ 大成：《有关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些新资料》，《国际问题研究》1964年第4期。

⑤ 美国垄断资本预见到美国政府将削减公司所得税，故前年将大量国外利润隐藏在国外，暂不汇回，到了去年2月减税法通过后，便大量汇回来了。

全年几乎相等，并沒有增加<sup>①</sup>。可见美国在对外貿易方面恶化的地位在去年沒有得到任何改善。至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活动，去年还变本加厉。所以，到了去年第4季度，国际收支逆差又有了猛烈的增长，达到年率60亿美元，使1964年全年的逆差达到30亿美元<sup>②</sup>，较1963年的逆差26.4亿美元<sup>③</sup>，增加了3.6亿美元。

由于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美国黃金继续大量外流。去年11月底黃金儲备額下降至155亿美元，而到今年2月中，更进一步下降至149.4亿美元，較1963年底的156亿美元減少6.6亿美元<sup>④</sup>，較战后最高年份的245.6亿美元<sup>⑤</sup>則減少达96.2亿美元之巨。按照美国法律规定，联邦准备銀行所发行的貨币和所吸收的存款需有25%的黃金准备。故在上述的149.4亿美元中，尙須扣去136亿美元作为國內的法定黃金准备，剩下的，只有13.4亿美元的“自由”黃金可供兌換，而美国所结欠的对外短期債務可以随时要求兌換黃金的，到今年年初，約达161亿美元<sup>⑥</sup>，也就是12倍于美国政府所持有的“自由”黃金儲备額。美国政府现在正在通过立法程序修改关于25%黃金儲备的规定，但照美国政府建议修改后，“自由”黃金儲备額不过增加50亿美元左右，仍然不足以对付以美元兌換黃金的压力。为了应付外国債主用美元兌換其他貨币的要求，美国在1964年还不得不向国际貨币基金借入了相当于5.25亿美元的外国貨币<sup>⑦</sup>。这是国际貨币基金成立以来美国初次向基金借錢。它标志着美国在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市場上称王称霸的时代结束了。同时，它又表明美帝国主义也开始要靠借外債度日了。这与我国去年基本上还清外債一事，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

美国在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的削弱已引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元的霸主地位发动越来越猛烈的进攻。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9月，资本主义世界十国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议論资本主义世界貨币改革問題时，法国便企图建立“十国指导部”来代替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貨币基金。1964年9月，国际貨币基金和世界銀行在东京举行年会时，法国和美国在改变国际貨币制度和增加国际貨币基金份额两个問題上展开了一場激烈的爭吵。法国还采取实际行动，向美国进攻，其具体做法是不断以自己结存的美元外汇向美国國庫兌換黃金，从而使美国黃金儲备大量減少，美元信用进一步受到打击。<sup>⑧</sup>

美国国际收支的困难和美元地位的恶化不仅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扩张中的外

① 联合国《統計月报》1964年12月号，第X頁。

② 1965年2月美国总统关于国际收支情况的特別咨文，轉引自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③ 《經濟指标》1964年10月号。

④ 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⑤ 据《联邦准备公报》的数字。

⑥ 1965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据《联邦准备公报》美国对外所欠的短期債務总额到1964年8月底达272.4亿美元（1963年底为259.4亿美元），但其中一部分是不能隨時要求兌換黃金的。

⑦ 《苏联商情公报》，1965年1月21日。

⑧ 1965年1月7日，法兰西銀行正式宣布法国将在數天內向美國國庫以1.5亿美元换取黃金，并說以后每月如有美元外汇結存，还将繼續兌換黃金。接着，法国財政部宣布此后法国公布黃金外汇帳将以法郎为单位，不再以美元計算。2月4日，戴高乐在記者招待会上明確提出恢复国际金本位制的主張。2月12日法国財政部正式宣布法国已退出使美元居壟斷地位的金汇兑本位制。这一系列的措施表明法国对美元的进攻，已到达白刃戰的阶段了。

强中干、力不从心的纸老虎本相，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经济中所存在的矛盾。这可从美国国内货币和信用市场情况中得到说明。为了便利垄断资本集团的资本积累，帮助它们获取高额利润，美国联邦准备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以来采取低利率的信用扩张政策。但从1959年以后，在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的压力下，联邦准备银行贴现率不得不从1.5—2.5%提高到3—4%，1960年9月被规定为3%，而从1963年7月起，又提高到3.5%①。1964年11月，英国由于国际收支恶化、英镑地位危殆，将英格兰银行贴现率从5%提高到7%。那时，美国本身的国际收支情况也不妙，同时又受到英国金融市场的压力，于是也不得不将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率从3.5提高到4%。贴现率的提高对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市场起着一定的紧缩作用，从而阻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一步扩张。所以，洛山矶的一个证券行头子说：“在联邦准备银行修改贴现率之前，我对1965年保持高涨是相当乐观的。现在我可不肯定了”②。可见美国统治集团为了应付国际收支困难，“保卫”美元地位，所采取的对策阻碍国内信用的扩张，从而影响垄断资本的投资活动。

由此可见在农业方面以及货币和信用方面，1964年情况的发展，对美国统治阶级说来，是十分不妙的，而这两方面情况的恶化又势必影响美国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条件更快地成熟，以致危机爆发后，还将加剧危机的尖锐程度。

## 经济军事化的穷途末路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统治集团在国内经济的重重矛盾中是否还能从经济军事化中找到一条出路。

大家知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开始，一直到战后整个时期，美帝国主义经济是高度军事化的经济。战后历年来美国经济的有限的、不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高额的军事生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近几年来，美国反动统治集团又把军费开支推到新的高峯。在1961/62年到1964/65年的四个财政年度中，平均每年的直接军费开支③（加上“空间研究和技术”经费）计达566亿美元，超过侵朝战争期间的最高年份约达12.2%④。在军费开支中，国防部的军事采购费从1960/61年度的130.9亿美元增至1963/64年的163.5亿美元⑤，计增加

①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2月。

②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4日。

③ “直接军费开支”不包括退伍军人年金，国债利息，非军事的对外“援助”等。

④ 这里所依据的数字都是所谓“行政预算”数字，与所谓“现金开支”数字和“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账”上的数字稍有出入。1961/62—1963/64年数字据《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1964/65年数字据《国际金融新闻概覽》1964年2月7日。又1962/63—1964/65年度数字都是估计数字。

⑤ 1960/61年数字，据威登堡姆：《美国的军需市场》1963年，第45—46页；1963/64年数字，据《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第256页。1963/64年数字是估计数字。

24.9%，而美国工业生产从1961年6月到1964年6月仅增长了18.5%<sup>①</sup>。可见最近四年，  
在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中，军事生产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

但是为了在总统选举中迷惑一部分美国人民，并为了对外继续玩弄“一手抓橄榄枝、一手抓箭”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从去年春季起，约翰逊政府及其策士们曾散布所谓美国军费逐年增长的趋势已近尾声之说，同时，美国国防部又装模做样作出要撙节军费开支、力求节约的姿态。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于是纷纷附和，说成似乎美国军费开支真的就要停止增长了，经济军事化似乎已不再加强了。事实完全揭破了这种谎言和幻想。美国联邦政府的1963/64年度直接军费开支，据官方发表实际执行的数字为542亿美元<sup>②</sup>，仍较1962/63年度增加14亿美元，较1961/62年度增加31亿美元。1964/65年预算中初步提出的直接军费开支为540亿美元，比1963/64年度表面上似乎减少2亿美元，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欺骗手法。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发展新武器的重点已部分地转移到“空间研究和技术”（特别是发展军事性的人造卫星）方面来了，而“空间研究和技术”的预算是不包括在“国防费用”即直接军费开支中的。近年来，“空间研究和技术”的经费有惊人的增加，在1961/62年还不过12.6亿美元，而1963/64年度已增至41.7亿美元<sup>③</sup>，1964/65年预算则更列为50亿美元<sup>④</sup>。如果把这笔经费列入直接军费开支中，那么，1964/65年度的预算数字为590亿美元，比1963/64年增加了6.3亿美元。可见即使从官方所发表的、含有很多虚假性的预算数字看来，军费开支并没有削减，仍然有所增长。其实，约翰逊在当选总统后，在今年年初的文告中也已自我拆穿了去年的谎言。他在致国会的“国防咨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嚷道：“我们将继续保持……必需的军事力量，而不管专断或预先确定的预算限制”；“只要我是总统，我就要花费一切必要的款项”用于军事方面<sup>⑤</sup>。在今年的“预算咨文”中，这个反动头子更要求美国人民“继续作出牺牲”，以便使美国的侵略性军事力量“保持强大和灵活”<sup>⑥</sup>。同时，为垄断资本服务的美国报刊也于去年总统选举揭晓后急忙指出军费的继续增长，“大有希望”。例如“联合工商业服务”于去年11月9日写道：“儘管麦克纳马拉部长强调对国防的节约，有迹象表明新的苏联政府、红色中国的原子进展、和越南的局势所造成的不确定状态将导致美国对国防需要的重新估计”<sup>⑦</sup>。当然，这里所列举的造成所谓“不确定状态”的三个因素不过是扯谎后用来自圆其说的借口罢了。实际上，军备扩张是美帝国主义的不变政策，是由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决定的，根本不需要什么“重新估计”。

儘管美帝国主义将继续扩大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执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但军事生产对美国经济已越来越不能起支持作用了。自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生产以发展核武器、导弹等所谓尖端武器为重点后，尖端武器所需要的雷达、电子器材、电子计算机、高级合金、特种燃料、精密仪表等生产部门得到较大的发展，而生产常规武器如坦克、

① 据《基本經濟統計手冊》。

② 据《經濟指标》1964年10月号。

③ 《联邦准备公报》1964年10月号。

④ 《国际金融新聞概覽》1964年2月7日。

⑤ 196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⑥ 1965年1月28日《人民日报》

⑦ 《經濟札記》1964年12月号。

大礮、汽车等的工业部门则接受的军事订貨已大为減少。最近两、三年来，由于亚非拉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美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妄图乞灵于“特种战争”和“有限战争”，于是常规武器以及运输工具如船只、车辆等的生产又有了增加。但总的说来，发展尖端武器、如导弹、新型飞机等项目仍然占主要地位，而在发展尖端武器中，所谓“研究和发展”的开支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据估计，在新式武器系统的全部成本中，“研究和发展”开支在远程轰炸机方面约占20%，而在洲际导弹方面约占60%①。同时，在发展尖端武器中所需用的普通原材料如钢、铁、鋁等的数量则相对缩小，例如在军用飞机的制造中，由于近年来着重于改进飞机的性能而不着重于增加飞机的数量，军用飞机的骨架产量在1953年为13,800万磅，而到了1960年，下降至4,700万磅②。再有，不论在“研究和发展”项目中，或是在实际生产尖端武器的过程中，所需科学技术人员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他们的工资又较高，故用于科技人员的报酬在全部开支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地扩大而用于普通工人、特别是不熟练工人的工资所占的比重则显著地缩小。最后，由于“研究和发展”项目和尖端武器的实际生产都是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的，故利润也特别大。所以，从费用构成来看，在近年的军事采购总值中，随着新式武器系统的发展，利润和科技人员工资所占的比重扩大了，而普通工人工资和普通原材料消耗所占的比重则见缩小，其结果是军事采购对一般工业部门如钢铁、制鋁等已不可能提供很大的市场，而在就业方面，“研究和发展”项目的扩大和尖端武器生产的标新立异，正如在国民经济中“自动化”生产的进展一样，只有在美国社会上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失业”问题，而不可能为一般劳动者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由此可见正如美帝国主义在国外所进行的军事冒险和军事讹诈已到处碰壁、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一样，美国统治集团在国内以增加军费开支作为支持国内经济增长的一服兴奋剂，也已不起什么作用了。而从另一方面看，军费开支的继续增长，其负担必然落到劳动人民的身上。因此，美国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必将进一步加剧，而美国国内的生产和市场的矛盾以及阶级的对立也必将越来越尖銳化了。

## 國內階級鬥爭的蓬勃展开

如上所述，美国一小撮垄断资本集团由于加强对美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正在使自己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因此，在去年一年中，美国国内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有了蓬勃的发展。这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第一、自毛主席于1963年8月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后，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地位的美国黑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在去年一年中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反抗斗争。从2月到4月，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克利夫兰等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抗议、示威运动，反对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旧金山、阿特兰达、杰克逊城、伯明翰、圣奥古斯丁、坎顿、特斯拉罗萨、塔拉哈西、菲尼克斯、哈底斯堡、纳什维尔等城市，黑人不断进行“静坐”和游行示威，反对餐馆、商店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

① 威登堡姆：《美国的軍需市場》，1963年，第45頁。

② 威登堡姆：《美国的軍需市場》，1963年，第46頁。

离，反对就业选举等方面的种族歧视，并直接反对种族主义分子。4月22日，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正当约翰逊作开幕演说，大肆吹嘘美国的“自由平等”时，美国黑人群众在博览会门口组织大规模示威。7、8月间，纽约市、罗契斯特、泽西市、伊利莎伯、帕特逊、芝加哥郊区的底克斯莫尔、费城等也先后掀起黑人反抗暴行的斗争风暴。总的说来，去年黑人运动的发展表现了下列特点：第一、过去黑人运动的中心地带是在种族歧视猖獗的美国南部，而目前，则斗争浪潮已席卷美国北部和西部。第二、非暴力主义已日益不得人心。近年来美国统治集团力图利用黑人上层分子，兜售“非暴力主义”，借以软化黑人的斗争。但这些“非暴力主义”，“消极抵抗”等把戏已越来越不能欺骗黑人群众。许多黑人群众的示威运动是在不顾“非暴力主义”领导人的反对下进行的。第三、“静坐示威”，“渐进示威”等斗争老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黑人群众日益高涨的斗争需要。他们采取一些更为激烈的方式，从“堵路示威”、“拒付房租”等到向种族主义分子的房屋、汽车投掷燃烧弹等激烈手段。同时，对于警察的暴行，黑人群众也使用石子、瓶子等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也就是以暴力自卫来对付暴力镇压。第四、黑人团体中的一些“非暴力”组织，如“有色人种促进会”、“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种族平等大会”等已日益分化，出现了新的富于战斗性的黑人组织。去年春季，黑穆斯林运动的领袖马尔科姆·爱克斯筹备组织“黑色民族主义者政党”。他同其他一些从“种族平等大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组织脱离出来的激进分子联合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准备进一步领导黑人群众的斗争。一年来，马尔科姆·爱克斯所领导的黑人运动引起了美国统治阶级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极大的恐惧。最近，他们不惜用最卑鄙的暗杀手段把马尔科姆·爱克斯刺死了。但一个马尔科姆·爱克斯倒下去，千百万个马尔科姆·爱克斯会站起来。美国黑人反抗斗争的火焰必将愈烧愈烈。

第二、美国罢工运动经历了1963年较为低落的一年后，到1964年也掀起新的高潮。1964年从1月至9月，据官方偏低的统计，全国罢工总数达135.3万小时，而1963年同期仅达122.9万小时<sup>①</sup>。但1964年1至9月的统计还不能正确反映全年的情况，因为1964年中最大规模的罢工，即汽车工人的罢工是从9月26日开始的，到11月30日才结束，所以，这次罢工的大部分没有包括在1—9月的统计之内。在汽车工人罢工中，有三家最大的汽车公司，即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美洲汽车公司的四十万工人陆续参加，罢工日数从2天到6星期不等。如果把汽车工人的罢工考虑在内，1964年的罢工规模要大大地超过1963年。除了汽车工人罢工外，还有西岸的21,000名纸浆和造纸工人对48家造纸厂的罢工，这是从1934年造纸工会成立后，第一次罢工。在底特律，两家报馆的工人罢工了四个多月。大西洋和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工人在去年10月初，也准备罢工，但美国当局利用了臭名昭著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阻挠了罢工的实现<sup>②</sup>。近年来的事实发展使美国工人群众越来越看清了盘踞全国性各工会组织的反动的右翼工会领导集团的叛卖行为。前年在联合汽车工会的地方组织改选中，有三分之一的组织选出了所谓“叛逆者”（即对联合汽车工会全国性领导机构持反对态度的）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在去年的汽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中，联合汽车工会的许多地方组织表现了

① 《基本經濟統計手冊》1964年11月号。

② 1965年1月8日紐約碼頭工人終于投票反对职工会所簽訂的新合同而于1月11日起举行罢工，使大西洋和墨西哥灣的对外航运停頓（《美国新聞和世界报道》，1965年1月25日）

独立的精神，他们不顾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与雇主谈判的结果，独立地采取了更富于战斗性的行动。可见美国垄断资本通过豢养右翼工会官僚集团、腐化工人上层分子来控制工人运动的手法，已越来越行不通了。

第三、青年运动也在积极开展中，例如去年12月初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在巴克莱校部举行集会活动，州当局竟派遣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并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于是校本部有12,000名学生于12月4日集会宣布罢课两天，得到了许多教师的支持和全国其他大学学生和教师的声援。这种情况也反映了美国国内阶级关系紧张的形势。

由此可见在去年一年中尽管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加强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剥削，在一定程度内扩大了工业生产，窃取了更多的利润，但是在这个号称“繁荣”的年头，连他们自己也并不是真的过着太平无事的日子。他们不仅在国外到处挨打，碰得头破血流，而且在国内，在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燃烧下，也无法高枕无忧。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美国统治集团正在变本加厉地施展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制订了一些欺骗性的立法，如“减税法”、“民权法”等，并提出一些动听的口号如“建立伟大的社会”、“向贫穷开战”等，妄图借以愚弄和分化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进一步走上全面的反动。针对美国黑人反抗斗争的蓬勃开展，约翰逊于9月26日宣布了四项计划，其主要内容就是由联邦政府和州、城市政府进一步勾结起来，加强对特务组织和地方警察进行镇压“暴乱”的“技术”训练，使反动军队也积极参加到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的行动中去。此外，美国统治当局和种族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还使用卑鄙手段来暗杀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例如去年6月间三个参加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民权工作者在密西西比州在地方当局与种族主义分子勾结下被谋杀了；又如上面提到的马尔科姆·爱克斯的遇害更是突出的例子。

但是，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反革命两手是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的。去年一年的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说明了美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处于新的觉醒中，他们的斗争浪潮必将继续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 1965年日子将更不好过

综上所述，可见所谓1964年美国经济的“繁荣”不过是垄断资本集团暂时的多捞到一些利润罢了。对于约有2,100万名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而言，1964年仍然是苦难的一年。还有为数更多的劳动人民，虽然微幸没有失业，但继续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在贫困线上挣扎，因而对他们说来，1964年也不是什么“繁荣”的一年。

即使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看来，尽管他们的财富在去年又有了增加，但他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在国际方面，美帝国主义对亚、非、拉美国家、特别是在越南的侵略活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在国内方面，阶级斗争的火焰也已烧得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穷于应付。1964年过去了。对美帝国主义者说来，1965年是否为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呢？不，绝对不是。连约翰逊在今年初的“经济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不能保证增长会长久保持下去”，而叫嚷要“对衰退进行斗争”<sup>①</sup>。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克莱鼓吹除非政府采取干预措施，“工商业将

<sup>①</sup> 1965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不会有强有力的上升”①。萨缪尔逊也在去年12月间预测在6至18个月以后需要美国政府对经济提供“更多的刺激”②。可见上自总统下至在朝、在野的策士们都预感到一次新的经济危机的即将降临而为之惴惴不安。但无论他们所谓对“衰退”进行“斗争”也好，或所谓政府的“干预”或“刺激”也好，可以断言的是，任何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正如过去所采取的一样，决不可能解决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存在的矛盾，因而也决不可能挽救美帝国主义走向没落和灭亡的历史趋势。至于在对外方面，今年的国际形势对美帝国主义更为不利。尽管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目前正在穷凶极恶地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走上朝鲜式战争的道路，但这种垂死前的挣扎决不能挽救美帝国主义在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的必败的命运。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各地的侵略活动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打击。同时，美国国内阶级斗争也将继续向前发展。因之，在内外交煎下，美帝国主义在1965年的好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③，“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④。1964年的美国经济情况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而1965年的美国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必将继续证实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1965年3月8日。

① 《经济札记》1964年12月号。

②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1964年12月14日。

③ 《1958年9月29日，毛主席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

④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